

莊子
虛齋
口義

六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六

虛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黃河之水驟

至而濁拍蒲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問字下不得不辯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為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

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

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

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

所知止一時也螻蛄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夫神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乘便是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此意

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為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壘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

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也

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說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

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

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證鄉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

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

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

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

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

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

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窮至大之域這一轉話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

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

得而量度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

分無常言有無得失入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

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

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

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為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

也證考也羈就也就今古而考證之今故今古也明於今

古之為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雖易

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

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為喜愠而後

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也
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可貳脩身以
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知者人也
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後我則知之未
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
道前我何由知之即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
至大之天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至小欲窮
便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
知而下一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而不
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
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
至大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
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埽大之殷也

莊六

四

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
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
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精細也不曰
者謂信乎此語之實取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
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
塵埃之類也曰埽言大而曰精言小而曰小者也
大之盛者曰埽言大而曰精言小而曰小者也
異宜也小不可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絕無
形之大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
圍之大小不可以數盡曰絳曰芴亦不可也
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

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至也

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

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

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

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

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聞至德不得大人無

己約分之至也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為能

隸賤役而求利者亦如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為非

故曰動不為利不賤門隸纒有賤役貴己之念

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以辭讓為能故

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

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言有

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為爾我

為我也故曰不賤貪汙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

為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俾也辟

異崖異也為在從眾和光同壘也不賤佞諂由

由然與麴焉能挽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

若此等大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

德也大人也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己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即盡己也但如此換耳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
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
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
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
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
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
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
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前言不賤

門隸不賤貧污所以換此一轉又添个貴賤與
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內者合物之內外而論之
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為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
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雞
壅豨苓時乎為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
百骸九竅眩而存焉其遞相為君臣乎亦此意
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己即軒冕儻來
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
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
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為功故曰功分農商工
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
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者趨向
志操也以堯為是以桀為非固趣操之當然然
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
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昔者堯舜讓而帝
因其然非即齊物因是之意
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

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

驎驎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狽言殊技

也鳴鳩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

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

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

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

莊六

七

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

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梁

梁也麗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

騏驎狸狽各有所能故曰殊技鳴鳩訓狐也梟

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

能相無亦人出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

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河伯曰然

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

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

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木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這問又知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行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身自綽綽然寬裕故曰反行若以貴賤是非自為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與道大蹇蹇違礙也施則有多故曰無拘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而道為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私皆論此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極窮則無私哇町矣故曰無所矜域三句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乎變動轉移無時不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者為不為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

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
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
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
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
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躡
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此化之一問又好言既聽造
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
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到這裏說箇權
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愈自分曉
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它不
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
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己知輕重也水火寒暑禽獸匹合着四
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它語脈極是下
得有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
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
也譬如死之於水火固曰有命而自投於水火可
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
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
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
觀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
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
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
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
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躡躡進
退也屈伸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
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曰何謂
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

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這數句

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

不穿將無所用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

以故戒命貪得而徇名則人心勿也既知天又知

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故曰是謂

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

反其真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蚘曰

吾以一足跲蹠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

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

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

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

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

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

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

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鱈我

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

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蚘百足蟲也蛇無

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

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人之唾喻蛇之
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風上而目與心兩項
却不說此皆文字變換奇而又奇者也跨蹕一
足行之貌也無如矣無以我者何可易耶不
可變易也亦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
指我以手指風也踏我以足踐風也就就風之中
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勝天
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萬物孰能
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
而然者物物不可違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
數匝而弦歌不憊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
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
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
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
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
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
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
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
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
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公孫龍問於
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
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

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江
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
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
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

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
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
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
也於是埴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
言是猶使蚤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
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
非埴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

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

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

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

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曾

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軒井中赤蟲也蠚螳螂蟹

與科斗九地之蚌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

九潦八年此之父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濶國十年

得筆力適適猶黹黹也商蛇小蟲也跼蹐也大

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且遠

也奭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

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

通歸於至道也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

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

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莊

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

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

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

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曾

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軒井中赤蟲也蠚螳螂蟹

與科斗九地之蚌蟹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軒蟹

九潦八年此之父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濶國十年

得筆力適適猶黹黹也商蛇小蟲也跼蹐也大

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高且遠

也奭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不測所入

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察察之小明而欲窮索之

通歸於至道也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

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之喻尤佳國能邯鄲

匍匐歸也列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莊

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

也死留骨生曳尾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

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

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

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

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

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以鷦鷯

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

而下為文字皆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

間如何少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莊子與

未必有之戲以相譏耳練實竹實也

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

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

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

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

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這一般說話又

反其初也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

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

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為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錄中因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慧語錄見普說中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

卷六

十四

五

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以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

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
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舉趣者誣
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
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
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此篇又一段推廣言之奚為
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
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者名譽也疾
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為職事而思其憂也
惛惛老而不聰明也烈士為名譽者也四段本

卷六

十六

石天

同意皆以物害己者今既說富貴壽三段了却
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躡
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
說破世故為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謂之善矣
今俗之所為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羣趨者言舉
世羣然而趨之也誣誣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
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也此深鄙之
出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未知如何也此深鄙之
之意然我以無為為樂而俗人反以為大苦也
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
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
可定也雖然惟無為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頌
識它文字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請嘗試言之
存者言無為則庶幾存其樂也請嘗試言之
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
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

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

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此數行

結前語兩無為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為無不為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

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為殖。此篇自天至樂至無為哉只是一片文字起

伏抑揚最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

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

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

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

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

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

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形變而有生言先有

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

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

四時行者有必死之喻也此一段乃是發

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

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乎聖

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

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

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者故為此過

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

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

俗故為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為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學支離叔與滑佛者若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

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

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

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出黃

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癩也

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

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

變化也前言蹷蹷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其本原便

是道心為主則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

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

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

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

乎於是語卒接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

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
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
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
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
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蹙頰曰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髑髏然
空虛

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諸子九子所
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
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便錯了顏淵東之齊孔子有

卷之六

十九

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
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
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
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
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
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
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
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
鬻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

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
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鰈隨行列而止委
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為平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
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
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
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
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褚布袋也縷
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
有一定之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

侯言我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
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出世遊說之士鳥之所食
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性矣此意
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聖門只是是一句
它却撰出許多頌詞說話御沙澶之地故曰澶
鴈飲也壇與澶同水中沙澶之也
陸不一其能者言人才各不同也而有其事者
言人各事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
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
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
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
為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
其意止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
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
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籩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
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為鳩掇鳩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
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軹
生乎九猷瞽苒生乎腐蠶羊奚比乎不筭久竹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
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從見者因而見也
從達者彼在達草
之中獲其達而指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
滅者曰歡却如此倒說此皆是筆頭弄奇處汝

莊子

廿一

徐介

與若指觸體也這歡字便是寂滅為樂也種有
幾言天地之間物之生者種各不同下面
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
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
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
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
愈讀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它省了
兩句豎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絲縷
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鼃蟻之衣即青苔
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
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
來陵屯即田野中高處也陵鳥車錢草也鬱棲
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為鳥足草
鳥足之根又化為蟻螯烏足之葉又化為胡
蝶蟻螯蝟蟲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
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蟲有化
生者名為鳩掇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
柑蟲然鳩掇又能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斯

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為蟲食醯蠖蠓也蠖蠓化而為黃軹黃軹化而為頤輅頤輅化而為腐蠶腐蠶化而為九猷九猷化而為黃軹皆蟲名也省了兩句文法也黃軹九猷腐蠶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主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出世俗輿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莊子愚弄者不破也萬物之變如雀化為蛤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鼠化蝙蝠何所不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即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

廿二

測

莊子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主則

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

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

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生之所無以爲者

人生幾兩展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

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

形此出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豈長在形

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足者

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爲而

不可不爲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

爲是也其爲不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

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弃也弃也者非

避世也憂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

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自出矣正平者心無

高下决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

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物俱化日新又

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則盡矣幾盡也能知

此意則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弃而自遺

弃矣精復者精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

大假合而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

始也形精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

能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可以

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

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

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

莊子

廿三

徐何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莊子

卷四

徐

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為也此語似為迂也謂而有形迹也萬物之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巳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

曰物之造化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得是而窮止乎無所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遠矣故曰物焉得而止焉淫亂也物之初也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化物為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卻無間也不在內者既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選物而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所選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為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所謂無為是也鏌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怒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天無心之喻其言極有理哉人之天猶有心矣天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矣天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矣天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

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根皆為六賊况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棄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為者未嘗忽之而不為但為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真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

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

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其痴僕丈人之謂乎

承蜩持竿而括

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疑定入神矣郭象

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擬株拘今所謂木椿也

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之時其身如木

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

守而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

痴僕背曲者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

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

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

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其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沒人涸而入水也善沒之

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覆却萬端

而射也動其心故曰不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也

注即此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害輕重之心

以鈎帶為注則已有所顧矣矜憐惜之意矣黃金為注

則愛心愈重而易婚矣矜憐惜之意矣黃金為注

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感

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既答其問又以此喻
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理看他文勢起
結亦自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
奇特

生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
拔篲以待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
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
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
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
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
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

卷六

廿七

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

後者也技篲掃箒也技猶根技之技操技篲以

其自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羣則鞭之此意

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

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

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為親切

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

後以二事實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

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無入而藏不專於

不一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
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

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爲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夫畏塗

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

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

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

性聖賢聞之亦必爲之首肯此亦異端之學乎祝

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

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

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

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

卷六十一 廿八

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儻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

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玄端服也

也况楮之後也豚猶篆也楯机也机之有文者

曰豚楯儻曲也曲而可以聚物者畜筴之屬也

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

年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真諸畜即此類也生有

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躓之上

畜薄之中亦甘心焉即退之所謂處汚穢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爲彘謀如桓公田於澤

彼而自爲謀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喻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瀆

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白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靈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沃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蹶然而笑曰

非市

廿九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

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一段與杯蛇之說相類

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瀉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今人所謂中管之病也沈溝泥

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

震亦鬼名也倍阿鮭蠶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

沃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

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神名也萃小丘垤之

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傍徨野中之神名也委

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

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蹶然笑之貌也此事

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
既以此語入之爰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
足怪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

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以木雞矣

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

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意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以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

守氣之學借雞以為喻耳孔子觀於呂梁縣

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

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沿流也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汨湧汨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

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強求意義則誤矣

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之鐻似夾鍾此雖注家

豈前木所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鐻鍾鼓之拊也是乃筍簧之類所以縣鍾鼓也鳥為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考工記中可見驚猶鬼神言精絕非人所能為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定不懷爵祿不懷非譽忘其四技謂純氣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亦不知有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心專而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

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

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

非過而御馬而打圍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也

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

喻極為的切極為端正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

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到此散說數

句倕為共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

為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

蓋然自中規矩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也蓋

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為喻非謂其實為蓋也如

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

比頰也器園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

指手不知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曰手不知

筆筆不知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

或曰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

取方圓而不中規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為圓必先

靈臺心也一拘礙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

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

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安於履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曰忘足忘要會
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所變
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其所以從事者矣始
乎適而未嘗不適合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
如不足初躡履見其恰好則知有履之適着之既
父不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
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
有孫休者踵門而

說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
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
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
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道遙乎無事之
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
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
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
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

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
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
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
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
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
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
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
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

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林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鷄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賓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汗

莊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并古

廿四

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夫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
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
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
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
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不材全其天年
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材
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
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
循東方月口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也用捨
隨時亦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為則有心矣
無肯專為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

卷之六

卅五

也度也以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
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不能故曰神農
黃帝之傳人倫之傳習也此私情也傳習也人
倫之傳人倫之傳習也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
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
有毀言不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
於自摧性居人上者必為人所指議有心於事
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所指議者眾賢者
此將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者則
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
曰不肖則欺毀乎世間事不由人為何可自必
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嘆世俗之不可美人事
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
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
其唯道德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
之鄉乎
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

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史離居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
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
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
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
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
無人之野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
也也也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
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䟽遠
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喙俾而四顧深居
而簡山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各有位於世皆能
意也世深者方知之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
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
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
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
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前言無人之野即
無物之始也此又
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版今人禮淨土其源
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
為名初無它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
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
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
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

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

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

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

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

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

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

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無形倨不有

居不有其國也能辦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

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

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數演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

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

之愈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擊竹而悟

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

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為

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故有人者累見有

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

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

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

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

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

遊世其孰能害之

於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

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己役物亦不為物所

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冲

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

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

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

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

必呼其使人使之張歎之張撐開也歎歎退也呼

而不一呼其使人使之張歎之張撐開也歎歎退也呼

實也向也無則必叫罵之無人則不能不怒

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

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

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

法列子有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

手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

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倘乎

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

夕賦歛而豪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斂民之財以鑄

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
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
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
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
其自窮我雖賦斂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
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
心處之故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
能速辦也

公任往乎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
怠其為鳥也紛紛秩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
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

卷六

卅六

是以兕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
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
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
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
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
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
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粟入
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惡

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惡之乎不
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息今燕也
而為巢也進不為前退不為後言其往來不
也也緒棄餘也取蟲而食出所棄餘也不斥
也雖為行列而不如鳥鴈為群之多各依
外人之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
大成之入大道之士也自損自伐者必不
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損自伐者必不能
故曰道流而不與眾同也順道而行其志
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時雖得行其
之也純純常常一也無迹而化也我不責
勢不以功名為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
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
以名為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
借孔子之名以申孔子問子桑寧曰吾再逐於
其說此重言也

莊六

九

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

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

寧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

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

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

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

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

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雝雝即戶也假人假國之

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

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

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

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個好條貫無挹於

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異日桑雝又曰舜之

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

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冷實之道而告之禹

故曰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

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不以

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形今人宴

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身外為文華則

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待物此待字

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作兩義莊子衣

大布而補之正縻苦結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

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

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柵梓豫章也

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

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

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備奚可

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大布麓者也縻帶也正帶中結

也係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憊病也攬把之也

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

長言其志盛意得也拓棘枳拘有刺之木也操

動恐也不柔之上着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

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猿尤

精神徵也夫言以比干之事比之則見其徵驗

此三字亦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左據

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

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

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

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

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

歌者其誰乎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

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宮角故曰有

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不

之意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

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

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

故曰其誰乎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

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油也言

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禫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

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

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天損窮

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以與富貴不淫為易

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己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

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挫

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也運物與時偕行亦與

之俱泄故曰偕逝即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

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

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

至故曰非己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取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鷓鴣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祭祀祈禳之事人亦敬而存之故以為譬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鷓鴣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為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導於

莊六

四四

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矣終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莊周反入三

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天子何為頃間甚不庭
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
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
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雕陵地名
藩籬也感周之顙飛從額前過也殷大也逝往
也翼大而能往目大而能觀逐物而自迷
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螂因蟬意在
一得而忘其形異鵠又利螳螂而忘其真故有
不逝不觀之狀螳螂與鵠異類而相召也皆忘
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諍罵之也不
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者我也我為養生
之學恣因逐鵠而忘其身是以恣而汨其理也

莊六

四

濁水喻人欲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人
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
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為戮言為虞人所辱
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
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

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
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美者自
誇也惡者自惡謙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
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
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
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為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莊子內齊口義卷之六

兼ふり

四六

莊子內齊口義卷之六

